





西漢書疏卷之三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武帝

東方朔

平原厭次人字曼倩  
大中大夫給事中

諫起上林苑疏

上使大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  
二人舉籍阿城以南韃屋以東宜春以西提  
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  
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  
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悅稱善時朔



在傍進諫曰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廊之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韃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沂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

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姓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黎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蠶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塚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騎馳東西車騫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



無隄之與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  
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  
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  
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  
死不勝大願

化民有道對

武帝末年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  
從容以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

對曰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久遠臣不敢

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  
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  
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  
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  
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  
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繡罽  
宮人簪璫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鼓珍  
怪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  
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  
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



衢却走馬視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  
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  
留意察之

公孫弘

菑川人  
丞相

賢良策

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  
弘至大常上策詔諸儒對武帝賢良策問治

道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  
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

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  
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  
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  
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  
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  
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  
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  
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  
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  
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



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  
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  
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  
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  
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  
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  
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  
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  
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  
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

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  
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  
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  
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  
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  
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  
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  
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  
水也若湯之旱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  
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



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  
不足以奉大對

司馬相如蜀成都人字長卿中郎將

諫獵

相如從上至長楊獵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  
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秦武王力士舉龍文

鼎者捷言慶忌吳王僚之字勇期賁育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

音動天夏育亦古之猛士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

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

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軼

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

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

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街楬之變

蓋鐵論云無街楬而禦捍馬是也而况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

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

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

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

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



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吾丘壽王

光祿大夫侍中

議禁民挾弓弩

丞相公孫弘言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臣愚  
以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

曰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  
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  
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衆

暴寡海內抗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  
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  
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  
意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  
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耨鉏筍挺相撻擊  
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群盜滿山卒  
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  
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  
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言此并宇內日化方  
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



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有四方扞禦之事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誦服焉

韓安國字長孺梁城安人御史大夫

議和親

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欲擊之安國曰

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疆自上古不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執必危殆且疆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



唐蒙中郎將

上書請通夜郎

南越王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竊聞夜郎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柯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爲置吏

壺關三老茂

上書救太子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

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堯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竒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嫡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釐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繆是以親戚之路隔絕而不通太子進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



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  
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  
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  
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  
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  
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  
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  
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母患  
太子之非亟罷甲兵毋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  
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關下書奏天子感寤

司馬遷

子長大  
史令

上言救李陵

上聞李陵敗降匈奴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  
自殺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司馬遷遷上言曰

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  
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  
妻子之臣隨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  
滿五千深輜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  
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  
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



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伍被

楚人子胥後淮南中郎

諫淮南王安

淮南王安削地之後其爲反謀益甚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被悵然曰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被父母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諫曰

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



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  
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荅曰  
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  
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  
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  
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童  
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  
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  
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  
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

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  
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  
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  
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  
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

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  
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  
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  
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  
劉氏祭酒禮飲酒必祭示有先復不朝王四郡之

劉氏祭酒

禮飲酒必祭示有先

復不朝王四郡之



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在梁碭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

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群臣先死於東宮也

漢宣帝

魏相 字弱翁定陶人丞相封高平侯

諫擊匈奴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



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此引老子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旱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

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乃止

### 表奏陰陽月令

臣相幸得備負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



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

相于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木為仁仁者

規為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火為禮禮者齊

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金為義義者成

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水為智智者謀中央

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土為信信者誠茲

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

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

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

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

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

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孰絲麻遂草

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

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與夫風雨不時則

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耻寇

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群

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

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

第八第八天子衣服之制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

樂官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



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朝錯時爲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

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路溫舒

字君長  
鉅鹿人

上尚德緩刑書

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

曰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讀曰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



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

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幽者不可復屬絕古書曰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  
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  
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  
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  
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  
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  
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  
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  
之周悉致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  
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

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  
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義不入刻木爲吏期  
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  
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深乎治獄之吏此  
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  
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  
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  
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  
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  
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趙克國

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後將軍

上屯田奏一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芡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

芡乾藁也藁禾稈也石百二十斤難久

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羗虜易以計破難以兵碎也故臣愚按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亶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

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畱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上屯田奏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

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

勝此兵法之辭言先自完堅令蠻夷習俗雖殊於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

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薦綱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

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般音班萬人畱田

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

可暮月而望羗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

受言去者凡七十輩謂羗受克國之言歸相此坐告喻也羗虜即羗賊

支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畱田便宜十二

事步兵九校一部為一校也吏士萬人畱屯以為武備因

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

肥饒之墜墜古字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

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

度支田十二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

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眎羗虜揚威武傳世

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

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

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瘞墮之患坐得必勝之



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  
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  
大开小开皆羗種在河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  
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信讀  
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橋成軍行安易若大費既  
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  
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  
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上屯田奏三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羗精兵今

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開莫須  
又頗暴畧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  
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  
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  
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  
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  
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  
樵與譙同謂為校聯不絕說文解字云校材囚也  
高樓以望敵也校聯不絕亦謂以木相貫遮闌禽  
獸也今云校聯不便兵弩飭閉具燧火幸通勢及  
絕言營壘相次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



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  
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乂矣從今盡三  
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  
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  
將其累重還歸故地累重謂妻子也是臣之愚計所以度  
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  
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卒讀臣聞戰不必  
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  
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讀  
但即今同是俱不能止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

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

視蠻夷也

視讀曰示

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

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

不可不憂今乂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

隅

澹古澹字

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成威德奉

厚幣拊循衆羗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

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

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

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

媮苟且也嫌亦嫌字

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



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  
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  
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王吉

子陽瑯琊人  
諫大夫

諫昌邑王游獵

初吉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  
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  
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惓兮惓古說曰是  
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

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

縣名音房預

曾不半日而馳二

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  
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  
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虜不伐甘  
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  
搏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虜  
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  
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侵薄侵與侵同言遇疾風則侵靡也數以  
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受命之宗  
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



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楛之間哉休則俛仰誦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轉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嫉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上疏言得失

宣帝即位頗修武帝故事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



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  
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  
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  
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  
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  
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  
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  
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罰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  
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摧譎自在故一變之後

不可復脩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  
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寔  
薄寔漸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  
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  
陛下承大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  
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  
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  
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

張敞

字子高河東平陽人京兆

上孝宣帝封事



宣帝封霍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  
爲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  
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  
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  
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  
衰譏世卿最甚廼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  
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  
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  
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

失度妖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  
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  
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  
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  
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  
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  
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  
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  
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  
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



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

諫王太后游獵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葉陽秦昭也王后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不食鳥獸之肉樊姬楚莊王姬也口非惡甘旨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奢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

輜輶下堂則從傅母

輜輶衣車也

進退則鳴玉佩內飾

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

從讀曰縱

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

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今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

奏黃霸議聞神雀

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爵議欲以聞敞奏霸曰

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



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  
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爲  
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  
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  
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鵲雀飛止丞相府屋上  
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鵲雀者問之皆  
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以  
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  
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竒怪也昔汲黯  
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

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  
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  
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  
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  
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僞貌有  
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  
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  
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  
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  
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



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  
啟言

龔遂

字少卿平陽人

對安渤海

丞相御史舉遂上以爲渤海大守宣帝召遂問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其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

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荅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

蕭望之

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御史大夫關內侯

對災異問

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下少府宋畸問狀無



有所諱望之對曰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美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本心樹之本本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上疏言諫官補郡

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機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關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

對滅匈奴



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因欲舉兵滅之詔遣韓增張延壽楊惲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

對曰

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士匄晉大夫也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弟順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

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

薛廣德

上書諫射獵

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

曰

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鄭昌

上書訟蓋寬饒



西漢書  
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抵挫上書訟寬饒曰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張氏自託在於外也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無名氏

為徐福上書

初茂陵徐福上疏言霍氏大盛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不報後禹山等謀不軌事覺禹要斬夫人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為列侯至是人為徐福上書曰

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皆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



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  
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  
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  
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  
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

疏廣

字仲翁東海蘭陵人

太子官屬對

上以平恩侯許伯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  
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

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

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  
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霍光

字子孟博陸侯

謝昌邑王

昌邑王既廢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  
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  
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  
泣而去

魏相

奏行便宜故事



相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  
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  
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  
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  
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  
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  
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  
發倉廩振乏餒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  
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

波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  
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  
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按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  
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  
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  
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拯  
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斂猶有  
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羗未平師旅在外兵  
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  
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



西漢書疏卷之三

三





